

羅青

發現一個小說家

——廢名研究資料初編

前言

廢名，二十年代的作家。他比胡適之先生小八歲，與林語堂，朱自清等人同輩，可謂新文學運動第一代的健將。惜，他的作品，被當時人認為「難懂」「不易了解」，故文名不彰，影響亦小。然據現在的眼光看來，他的作品却是十分的現代，算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一個先知先覺的作家，值得注意。筆者有鑑於是，因而成此研究資料初編，以備有心人士參考。

一、小 傳

廢名，本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清光緒二十七年生。民國十一年，入北京大學英文系讀書，並結識他的恩師周作人先生，時年二十二歲。同年秋天，他開始寫小說，深受乃師的賞識，周氏不但連續在他主編的「語絲」上，予以披露，且屢屢為文稱揚有加。此後，他成了「語絲」時代前期的大將，除了寫小說外，也間或發表散文及詩。

民國十六年秋，因當時的「張大元帥」把「北大」硬改為「京師大學堂」，廢名憤而退學。故，一直等到民國十八年，他才正式由「北大」畢業。這段插曲，在「語絲」一一四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扉頁上，有一則生動的啟事，可為傍證，其文曰：

語絲社緊要啟事

國立北京大學現已滅亡，以後投函本社者勿再寫該處，請按照下列地址投寄為要。

一、凡關於發行及交換者，寄北京東皇城根

二十三號北新書局。

二、凡關於編輯者，寄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周作人先生收轉。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七日語絲社

北大畢業後，廢名被留了下來，在母校任教。他在做學生的時候，對莎士比亞十分傾心，日日研讀，時時向周作人推荐，惜博學多聞，愛書好奇的周氏那時正在搞希臘文學，無暇分身莎劇，雖然偶在文章中提過此事幾次，然到底不甚了了，沒有十分熱衷。在北大任教期間，廢名又忽然對新詩的研究批評，發生了興趣，編寫了一本談新詩的講義，得閱者（好像包括了朱光潛和周作人），都認為是五四以來，論中國新詩，最精微，最獨到，最深刻的一本好書。陳世驥先生對這本講義也十分稱賞，在世時也屢次提及。陳先生是北大的，去國後，又與哈羅德·愛克申（Harold Action）一起編譯過「中國現代詩選」，他知道或讀過廢名此著，乃是當然的事。後來，據葉珊告訴我，陳氏在日本東京，又看到這本講義的顯微照像版，認為這樣的好書，沒能即時出版公諸於世，

真是可惜。

其實，此書曾被人正式命名為「談新詩」，準備出版。事見民國三十二年，北京新民印書館的「藝文雜誌」上所刊的出書廣告，其中註明有「印刷中」等字樣，但不知當時是否經過廢名同意？後來是否正式出版？因為，那時日寇已經侵華，廢名也早已不在北京。他的下落不明，無人知曉，就連與他師友之情如此深厚的周作人，亦不知他的蹤跡。這是十分奇怪的，按理說廢名沒有理由不告而別，尤其是對周作人。然據資料顯示，周氏確是真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去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周氏在寫了「懷廢名」之後，又在「藝文雜誌」上，以大頁銅版紙的篇幅，精印他贈苦雨齋的小照，對聯及手札等等，看出周氏對他的關懷，真是殷殷思念之情，溢於言表。由此，亦可見，當初廢名對乃師留在北平的做法，是有些許不滿的。而周作人對他這個弟子，却始終是懸念惦記，傾心不已。故「談新詩」一書的付印，亦或是周作人的主意。此事，經過細查新近出版的「美國所藏中文圖書總目索引」發現，該書確已出版，書號是PL12307F四八·一九四四，可惜，我當時因為考試、旅行

、回國等諸事紛擾，未能好好靜下心來，調借一讀，憾。

廢名除了寫小說和詩之外，亦好散文。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在人間世及世界日報「明珠」欄中，常常發表小品。據我所知，他的散文並未結集。

民國二十五、六年間，廢名忽然開始潛心佛典，修起道來，周作人說他最佩服「涅槃經」，且對他同鄉熊十力的佛學造詣，十分傾倒。有一次，他與熊在房間裏靜靜談佛，然不一刻，就傳來大鬧大吵之聲，辯到激烈處，忽然又靜了下去，半響不聞一聲，推門一看，原來兩人已扭打在一處，不可開交，一時成為趣談。

以後，抗戰爆發，他便潛回故鄉黃梅，在小學裏教書，蟄居不出，這段經歷，後來成為他的經典名作「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的原始胚胎。

廢名的人很瘦，留平頭，戴圓眼鏡，穿長袍，有點爆牙，周作人說他相貌奇古，性情醇厚，我倒是欣賞他天才高逸，拙於名利，並且有着一顆偉大小說家的心懷，在五四作家中，也只有沈從文及老舍差可相比。他是周作人門下四大弟子之一，也是其中最有才

力最得知堂賞識知心的一位。抗戰勝利後，周氏被判了十四年的徒刑，文壇嘩然，那時周在國人的印象中，已是壞到極點，朋輩之間，能諒解他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大概除了胡適之外，就是廢名了。據梁實秋先生告訴我，胡氏一直很欣賞周的文章，認為奇才，故還曾經設法為周的獄案奔走過。至於廢名，此時方突然出現，並毅然走訪南京，對周氏執弟子禮甚恭。他在周得勢時，不趨炎附之，反倒躲入鄉下，屈就小學教員，等到周一敗塗地，國人競相詬罵，唯恐避之不及的時候，他却耿耿而出，對老師盡弟子之禮，真是不可多得。由是，亦可知廢名的為人，實有古君子之風，印證於他的小說，更是不謬。事後，他北上平津，旋又不知下落，未幾，便過世了。

廢名的詩，寫得很好，然在二、三十年代時却無人注意，只有少數幾位行家如朱光潛等人能識。到了四、五十年代，因了紀弦，痙弦的大力推崇，方才漸漸受人重視。紀弦在他的「新詩論集」中對「街頭」一詩，贊賞備至。痙弦更是有心研究他，在寫「詩壇史料掇拾」時，第一個介紹的，就是廢名。不過因為書籍資料的缺乏，始終沒有引起多大反響。

廢名寫詩，開始得很早。民國十一年起，他在「語絲」上寫小說時，可能受了周作人提倡「小詩」運動的影響，亦間或發表一些短詩，那些小作，雖然頗見才情，但究竟不成氣候。他真正用心用力於詩，好像還是後來的事。然而數量不多，亦未細加結集，不像他的小說，都是一經發表後，便立刻整理出版。據我所知，廢名的詩集，有資料可查的有下列兩種：（一）「水邊」；（二）「十年詩草」。「水邊」是民國三十三年，由北京新民印書館出版的，原書我沒看過，出書廣告上說是與開元合著的。開元是沈啓無的筆名，也是周氏門下四大弟子之一，他的才力不及廢名，去歲平伯與江紹原亦遠，是他們四個人中最差的一位，他喜歡寫詩，受廢名影響甚大，然却無廢名的骨風，愛弄權術，愛出風頭，最後，竟與乃師弄得水火不容，實在不太像話。「水邊」出版的時候，廢名已不在京，如此合集，很可能是沈氏自做主張，根本沒經過廢名同意。至於「十年詩草」，倒是廢名親自計劃的集子，然出版與否，我却不得而知了。

廢名的詩作雖然不多，又不十分注意保存，但他寫詩的態度却是十分嚴謹，對自己的要求很苛，他曾

寫信給朱光潛說他「平生祇做過三首好詩，一首是在『文學季刊』發表的『插花』，一首是在『新詩』發表的『飛塵』，再一首就是……『宇宙的衣裳』」。他的詩思敏銳，觀察細微，體會深刻，看法出語都和當時一般人迥異其趣，十分的「現代」，在那個浪漫氣氛過份濃重的時期，可說是異軍一支。況且他對詩的理論與實踐都要超過他同時代的人許多，不能爲人普遍的接受，也是當然。梁實秋先生在提起他的時候，也說和他雖然沒有深交，但亦知道他寫的小說和詩，都很幽玄，不易了解。周作人倒底與他相知較深，雖然沒有認出他的詩在新詩發展史中的價值，但也知道強調說廢名的東西，乍看之下，實不易懂，要細看，一種不知名的味道，方出。現在無人重視，以後一定可傳云云。至於說的最好的，還要算朱孟實，他說：「廢名先生的詩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後，你也許要驚嘆它真好。有些詩可以從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詩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廢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禪家與道人的風味。他的詩有一深玄的背景，難懂的是這背景。……無疑的，廢名所走的是一條窄路，但是每人都各走各的窄路，結果必有許多新奇的發見。」

最怕的是大家都走上同一條窄路。」這段話，說得很見地，其中一些觀念亦值得當今文壇借鏡。

廢名的詩，在當時看來，雖然是憂憂獨造，鶴立不羣，但彼時的新詩倒底還是在摸索階段，終是因了時代的關係，他在語言文字技巧上，仍稍嫌生澀了些，開宗立派有餘，成就大業不足。我覺得，若論成就，他的小說當遠在新詩之上。而且，由他的小說結集出版的整齊上看來，他對自己小說的重視，亦可說是超過詩的。由此可知，「中國新文學大系」上，選了他一首詩，兩篇小說，倒也不是事出無因。

廢名自民國十一年起，在「語絲」上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十四年，便出版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十七年，他又出版了「桃園」；三年後，「棗」的出版，更奠定了他在短篇小說上的地位，結束了他習作的階段，建立了自家特異的風格。二十一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他的「橋」之後，他便正式的爲中國現代小說開拓了另一個新的方向，新的境界。

「橋」是敘述他小時候家鄉一些回憶的片段，自傳性頗濃，故事性不强，每一段落，自成單元，描寫

一些兒時同伴的小事，新鮮深刻，自然雋永，不落俗套；然整體連起來看，則又前後一貫，暗示豐繁，深入淺出，真是觀察獨到，精密妙絕。「橋」發表的時候，正因了這個特性，雖然十分顛倒零散，但仍能緊緊抓住讀者，使人愛不忍釋。這種情形，倒是和川端康成的習慣不謀而合。若要勉強替廢名冠上一個名號，我想稱他為中國「新感覺派小說的鼻祖」，是不為過份的。尤其是書名「橋」的象徵意味甚濃，它代表了從一種感覺到另一種感覺的橋，也代表了從不成熟邁向成熟的過程，標題與情節密合無間，而其中奧妙複雜微深之處，却不是本篇三言兩語能够分析完的，須有專文細論，方成。「橋」自民國十九年五月在「駱駝草」創刊號開始連載，在這以前，有一部份已先發表在「語絲」上面，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上部。應市後，十分暢銷，不久旋即再版。下部始見於二十六年六月文學雜誌第二期，題為「螢火」，未完，繼作陸續發表否；發表完出書否，皆不得而知。

廢名的短篇小說，取材甚廣，有歷史的，也有現代的，有知識份子，也有妓女流氓，有鄉村描寫，也

有城市諸相，篇幅都不太長，然精妙深刻則一，其中「鬍子」、「張先生與張太太」、「火神廟的和尙」……等等，都是值得讀之再三的好短篇。他的第一個有系統的大長篇是「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寫他因抗戰而同鄉所經歷的種種，非常幽默苦辣，書中往往好發議論，然却不妨礙其之為小說，作者寫教學教子，寫鄰居朋友，皆能寓悲憫於諷諷，十分傳神，承繼了世說新語及章回小說的精華，却又獨鑄新貌，儼然大家風範。周作人先生極能欣賞他的小說，每每要為他的集子做序寫跋，但等到看了「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才廢然嘆曰，「橋」他或者還有能力說些什麼，至於「莫」書，却不能增減一詞了。

廢名性格孤僻，在中國文壇中，是屬於隱士一流的人物——那種大隱隱於市的人物。行蹤常飄忽不定，外加對投稿雜誌選擇甚嚴絕對不與嘩衆取寵的政治性刊物為伍，作品往往東西零散發表；結集出版的，多不十分完全，具又難以搜求，研究起來十分困難。茲將在海內外所見所聞的廢名資料彙為一輯，以為初編，希望能引起讀者的重視，從而興起研究廢名的熱忱，羣策羣力，把我這個初編校訂完備，以便後來者

繼續做進一步的探討。

二、廢名全集編目

甲：「單行本」部份

一、竹林的故事：（短篇小說）

日期：民國十四年十月版。

出版：北京，北新書局。

附：周作人序。

二、桃園：（短篇小說）

日期：民國十七年二月版。

出版：北京，古城書社。

附：周作人跋，文收入「永日集」。

三、棗：（短篇小說）

日期：民國二十年十月。

出版：上海，開明書店。

附：周作人「棗和橋的序」。

四、橋：（長篇小說）

日期：民國二十一年初版，二十二年十月再版。

出版：上海，開明書店。

附：此為上部，完成於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之

間。下部見二十六年六月文學雜誌第二期，未完，不知有續完否。又，在「新月文學」中亦有續作。

五、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長篇小說）

日期：不詳。

出版：不詳。

六、水邊：（詩集）

日期：民國三十三年。

出版：北京，新民印書館。

附：此為廢名、開元合作的詩集。

七、十年詩草：（詩集）

八、談新詩：（詩論）

日期：民國三十三年。

出版：北京，新民印書館。

乙：「期刊發表」部份

（一）散文與翻譯

一、忘記了的日記——見「語絲」一二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

二、說夢——見「語絲」一三三期（一九二七年，五

月)

三、W. Shakespeare 的卷首……G. Brandes 著

——見「語絲」一三三三期(翻譯)

四、Balzac 的一葉……Brandes 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卷五——一三五期(一九二七年，六月)(翻譯)

五、隨筆(談詩)——見「文學雜誌」創刊號(一九三七年，五月)

六、今人志(知堂先生)——見「人間世」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

七、新詩問答——見「人間世」十五期(詩專輯)

八、關於派別——見「人間世」二十六期(一九三五年，四月)

(二)短篇小說

一、竹林的故事……語絲十四期。

二、火神廟的和尙……語絲十八期。

三、去鄉(S的遺稿)……語絲三十八期。

四、花炮①放牛的孩子……語絲五十期。

②幽會……語絲五十三期。

③詩人……語絲五十二期。

④妓館……語絲五十三期。

五、鬍子：語絲一二一期(一九二七年，三月)

六、張先生與張太太：語絲一二四期(一九二七年，三月)

七、石勒的殺人：語絲一二五期(一九二七年，四月)

八、文學者：語絲一二七期(一九二七年，四月)

九、一段記載：語絲一二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浪子筆記：語絲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一、晌午：語絲一三六期(一九二七年，六月)

丙：「有關評論」部份

一、橋——孟實小說(批評)：文學雜誌一卷三期。

二、廢名先生贈呈苦雨翁照片及對聯：藝文雜誌一卷五期。

五期。

三、街頭——紀弦(詩評)：新詩論集。

四、廢名詩鈔——痲弦(詩壇史料掇拾)：創世紀詩刊二十三期。

五、懷廢名——周作人：(待查)